

□李曉

在市声喧嚣的城市，我伫立阳台，遥望群山深处，隐隐有阵阵松涛传来。在松涛起伏处，有我牵挂的扶贫人家。

那户扶贫人家，主人姓王，名叫王大铜。这名字听起来好沉啊，一直沉沉地悬在我的心间。

王大铜是我联系的扶贫户，他单身。2016年秋，我与他开始了对接。他所在的万州关龙村，与我的单位相距30多公里。沿着崎岖山路前行，看到一个耷拉在山坳下的土房，那便是他的家。

王大铜的屋后，是黑压压的松柏树。我第一次接触王大铜，就感觉闻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浓郁的松柏树气味。

那次去他家，我首先进了屋里，床铺上潮湿的被子发出一股霉味，灶房里一口铁锅紧挨着一口铝锅。王大铜说，灶是连通灶，烧柴火时，铁锅里煮猪食，铝锅里煮饭。

凝望我的扶贫之家

69岁的王大铜其实长得虎背熊腰，只是背有些佝偻，那是一辈子都在泥土里匍匐求食铸造成的身躯姿势。

在对接联系的第三个月，镇里根据他家的情况，在他家的老房子旁边建了30多个平方米的青砖小房，安装了自来水管，还买来了电视机。老房子没拆，王大铜要留着堆柴草。

我赶到王大铜家帮他搬迁新房，在床上铺了新毯子新被子。我自己给王大铜买了一个煮饭的不锈钢锅，我告诉他：“大铜，铝锅用久了，容易氧化，对人体不好。”王大铜说：“谢谢李干部，我名字里含铜，吃得消。”

那天搬家，王大铜还换上了干净衣裳，他挽留我，“这回要吃了走，吃了走。”他说着就要去取腊肉。挂在灶上方的一块老腊肉，烟熏火燎中被熏烤得黑黢黢的。

我同王大铜一起做饭，柴火腾起的青烟从新房屋顶上的烟囱飘出去，远处是在空旷蓝天下要融化进去的隐隐山脉。我去地里掐回辣椒炒了腊肉，炒青菜炒土豆丝，做了番茄鸡蛋汤，都是原生态的山里食品。我同王大铜一起喝高粱酒，他往我碗里不停夹菜。

王大铜连声感谢：“李干部，谢谢啊！房子新修了，自来水有了。”我说：“大铜，我是联系你家的，主要还是国家政策好。”王大铜举起杯子，

说：“我感谢国家！”他猛喝了一口酒，被呛得满眼是泪。

2019年3月的一个上午，我在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：“李干部，我是王大铜，我就在你楼下，你马上下来。”

我到楼下，王大铜是用物业管理处保安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。他一把拉过我，指着一个尼龙口袋说，那里头是两只鸡，一只母鸡一只公鸡，都是吃虫虫菜叶长的土鸡，是他的一点心意。

我顿时难堪起来，王大铜带着命令的语气说：“李干部，你收下，你要同群众打成一片！”

王大铜这么远提了土鸡来城里，我不能辜负他感恩的心。中午，我留

他吃饭。吃饭时，我同他商量，如何根据他自己的情况稳定脱贫。

王大铜说：“我的身子骨还硬朗，可以种粮食、种蔬菜。”我说：“现在城里人都讲究养生，你可以养土鸡土鸭。”王大铜点头：“这个主意要得。”送他上车时，我悄悄在他衣服口袋里塞了500元钱。

秋收时节，我又去王大铜家。从山上俯瞰，山腰田园里，风吹金黄稻浪，我扩胸，深呼吸来自大地的沉香，感觉胸腔里颤动的肺叶与山上枝叶连成一片轻舞飞扬。

王大铜恰好从镇上回来，他去铁匠铺里磨了镰刀，准备开镰收割稻谷了。房前树林里，几十只鸡鸭正在低头踱步，悠然觅食。王大铜说，他听

取了我的建议，趁自己还能动，多养殖一点鸡鸭出售。

我通过微信传递消息，还把王大铜家养殖的鸡鸭照片发布出去。很快，预约购买土鸡土鸭的朋友便纷纷打来电话，几个吃货还当场用微信把钱转了过来。

到了王大铜的鸡鸭销售季，王大铜家养殖的鸡鸭几乎被一抢而光。

王大铜与我母亲一样的年纪，本来我该喊他为“王叔”。与他认识交往后，我直接叫他的名字。我感觉，我的体内，与他贯通了什么。或许，那是大山里蒸腾缭绕的地气；或许，那是大山里某种朴素的品质，草木一样，簇拥在我心上。

朴实的王大铜，厚道的王叔，2020年，我们国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。2020年，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。在这场脱贫攻坚的国家行动中，我有幸与你结缘，衷心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，在未来的日子中，生活更开心，更幸福。

175米，巫山

□赵爽

在巫山，沿长江溯水而上，你会看到175这个数字；在大宁河顺水行舟，你也会看到175这个数字。

175米，红色的字，白色的底，在青山绿水间非常醒目。

175米，是三峡水库试验性蓄水最高水位，所有的巫山人都不知道，但那时的我却不知道。

2008年，在北京我偶尔看到一个讲述三峡移民的图片展，所有的图片都是老街巷、旧屋檐，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所有的图片都经过了特殊处理，显示出一种在水下的状态。每张图片边角的水中气泡，都像潜水的人呼吸形成的，让观者仿佛也置身水中。现在想来，作品饱含深情，创作者应该是三峡移民中的一员，或许他就是巫山人，无数次梦回故乡，终于创作出那一组作品。

我来巫山时正是看到图片展的一年之后，2009年。

第一次远离家乡，单位的人事干部确定我来巫山报到工作的日期

后，特地打电话叮嘱，一定要从宜昌方向来，坐快艇来。

听到这句话时，觉得奇怪，除了元稹那句诗，我对巫山一无所知。来到巫山后，我才知道当时从重庆主城到巫山的高速并未完全贯通，坐大巴车需要12小时，从宜昌出发乘坐快艇到达只需要3个半小时。相比之下，省去不少旅途颠簸。

工作后第一次乘车下乡，雨点落在挡风玻璃上，车辆在崎岖的山间道路上行驶，有的路面根本没有硬化。1个小时后我问，到了吗？两个小时我问，到了吗？回答都是“要坳坳”。

3个多小时后，雨停了，也终于到达官阳镇，这个巫山较偏远的乡镇。那一段路程，我至今难忘，一路过去，像是经历了四季，下车一瞬间，麻木的双腿终于让我理解了李白——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

巫山地形，以山地为主，在平原长大的我之前没有见过大山，清晰地记得，第一次经历巫山雨后初晴，竟然看得清对面山上的草木、炊烟。从未想象过我同大山如此亲

近，山间的云彩仿佛触手可得。

巫山啊巫山，山高路远，它从诗中走了出来，又走进了画卷之中。

在巫山生活着，认识了喜欢说“搞莫里”（意为“干什么”）的巫山人，他们中有的三峡移民，已经外迁落户；有的是出外工作，打拼过活。自从离开巫山后他们都难得回来，他们口中所说的巫山我如此陌生。

清浅的长江水，水边的细沙滩，滩上的大黑石，石下的小虾蟹，还有无处不在的“麻木车”载着络绎不绝的外国游客，停水后东井前长长的接水队伍，青草坝上的彩色风筝……这些都消失在北门坡悠远的钟声里，巫山在他们的记忆中定格。而我，在这记忆定格处继续向前。

我熟悉的巫山，是到南陵要等摆渡船的巫山，是路面“白改黑”时的巫山，是坐在小板凳上到站前高喊“刹一脚”的巫山，是全城企盼通高速的巫山。

一天天，一年年，看着身边的巫山，有时它像吴冠中画里的江南水乡，有时它像沈从文笔下的茶峒古镇。

曾经，175米，还只是一个目标水位。移民中有人不愿离开，不舍离开。走之前，他们想再闻到柴火灶上的洋芋香，想再走几步老屋前的旧梯坎。

而现在，175米是每年初冬都会淹没的标尺，是宣布冬季降临的刻度。

从龙骨坡到摩天岭，从小三峡到梨子坪，渐渐地，我喜欢上了这里。如今，翠屏车站的班车在高速路上驰骋，神女机场的飞机在云端起飞。

每年春节后，我看着巫山的年轻人背起行囊远赴他乡，就会想起早已经离开故土的三峡移民。他们是否也曾整理行囊准备回家过年，是否也背起行囊想要再次出发。

我不是壮美巫峡的游客，也不是猎奇山野的行者，但因工作生活，多年来，我几乎踏遍了秀丽巫山的每个角落。我和那些三峡移民一样，这里是他们梦中的田园，这里是我们故事的开始。

175米，水面下，曾是他们的家。175米，巫山，是我们的家。



《磁器口文昌宫旧址》

国画 张远华

格律体新诗的宝贵收获

——读《东方之韵·当代格律体新诗集》

□万龙生 赵青山

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的吕进先生主编的《东方之韵·当代格律体新诗集》，收入了6位诗人的作品：王端诚《微斋十四行诗集》、王民胜《为某个春天而写》、石家远《云松集》、陈建军《竹林集》、周琪《海棠新月集》、周思维《追梦路上》。吕进先生在题为《实绩·信念·方向》的总序中指出，这套丛书的问世，就是当代格律体新诗创作实力与实绩的集中展示，为当年闻一多先生关于格律体新诗可以做到“量体裁衣”的诗学理念提供了切实的例证。

要谈这套诗丛，还得先从格律体新诗谈起。

早在1920年代，闻一多先生为了纠正早期新诗散漫、冗长的毛病，主张继承古代诗歌传统，按照一定格律规范创作新诗，一时应者景从，颇有气势，形成了“新月派”；到了

1950年代何其芳又将这类新诗称为“现代格律诗”，予以倡导；新世纪以来，为了避免与也是格律诗的当代诗词混淆，一些继续追求新诗格律建设的理论家与诗人遂将其改名为“格律体新诗”。

被视为诗歌重镇的重庆，在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与研究方面走在前列。《东方之韵·当代格律体新诗集》中，6位诗人以作品说话，证明了格律体新诗能够驾驭各种现实题材，表达当代人的思想感情。这些诗歌，有的通过描写当今社会生活百态，表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；有的通过直抒胸臆，抒发自己真挚的爱国情怀和期盼海峡两岸同胞早日团聚的美好祝愿；有的通过精美的构思，歌咏人间荡气回肠的至情至爱；还有的通过游览祖国的山川河流，讴歌美丽的大自然……诗人选取身边的一切生活现象，精心提炼主题，发掘其中的社会意义，

展现社会发展风貌和百姓生活与精神变化，为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奉献了满满的正能量。

艺术化地表现生活，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，是新格律诗人的最高追求。

以这6本诗集为例，为表现人间爱恋、相思的永恒主题，选取的意象就有月亮、太阳、白云、种子、渡口、桥头、绿洲、香炉、香烛、相思树、相思鸟、石佛、苦竹等等；那故乡的桔子、江南的勿忘我无不染上浓郁的乡愁；那小轩窗、柚子树、绿色蔬菜则成为展示新农村翻天覆地大变革的窗口。

意象有自然意象，即取自大自然的借以寄托情思的物象，如月亮、太阳、白云、牵牛花等；有社会意象，即所咏叹的社会事物，所刻画的人物形象，所描绘的生活场景，所铺陈的社会生活情节和史实，如致远舰、贺龙像、建川博物馆等。一首诗中，有的

只有一种意象，有的有多种意象。但无论哪种意象，无论多少意象，最终都要营造一种心理境界，来艺术化地表现诗人的生命体验和表达主题。

中国古典诗歌有一条成功的经验，就是逐渐形成若干种人们喜闻乐见的“定行诗体”，如绝句（四行）、律诗（八行），从而产生了无数优秀的篇章。人们习焉不察的是，宋词、元曲的词牌、曲牌其实都是定行诗。近年来，格律体新诗界通过实践已经使四行诗、八行诗、十四行诗为人们所习用。这6本诗集中就颇多这几种体式的佳作。

新诗已经走过了第一个百年。吕进说：“新诗的第二个百年的重头戏应该是‘立’：破格之后的创格。新诗诗体的合理生态应该是，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：双峰对峙，双美对照，双轨发展。”在新诗第二个百年之始，这6本诗集应该是“创格”的宝贵收获。

【烟火山城】

油渣儿

□刘云霞

“过了腊月就是年。”“进了腊月就杀猪。”这个时节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原汁原味的刨猪汤，热热闹闹，好不惬意。吃过刨猪汤，散酒醒醒后，主人家就开始灌香肠、腌腊肉、洗猪头、熬猪油，有的是事情忙碌了。

且说熬猪油，那是有讲究的。首先要将猪边油和猪脚油细细切碎，将切好的小块猪油全部放入锅里，然后加入适量冷水，盖上锅盖加适量的柴火焖一会儿。待锅中水烧开，就要打开锅盖，柴火也不能太旺了，不然要糊锅底。此时“扑扑”冒着油泡的液体是油吗？那不是油，是水。耐心等待锅中水熬尽，水汽完全蒸发，油才开始慢慢渗出。敞开锅盖继续熬吧，继续不断用锅铲翻动就行了。随着清澈透明的油水滋滋地涌出，猪油渐渐变成微黄，一股油香也随之飘散开来。

用漏丝瓢将浸在油里的猪油渣捞出，最美人间烟火味——猪油渣儿起锅了。守候在锅边的孩子们等不及了，赶紧捞一块进嘴里，“咔嚓咔嚓”嚼得脆响，满嘴流油。大人们也不制止，因为他们知道猪油渣儿喷喷香、脆脆酥的口感，全在于刚从锅里捞出时热络的瞬间。此时，老祖母会眯着小脚，颤巍巍地抱出自己的白糖罐子来，任由孙儿们把油渣放进里边去裹一转，让一张张清脆香流油的嘴里多添一道甜。

油渣儿在起锅时被孩子们恣意地尝过鲜后，渐渐冷却，大人就不让吃了，说是怕闹肚子。然后就把油渣儿倒入瓦罐类的容器中密封保存起来，之后它们总是被变着花样端

上餐桌：豆豉蒸油渣儿、油渣儿炒白菜，油渣儿剁碎后炒白饭……或者在秋天，烧一锅清水，煮开后放入削了皮切成细丁的红薯、剩饭、精盐、胡椒粉、花椒、味精、姜片、蒜叶、青葱，一勺油渣儿倒进去做成烫饭。一家子端着饭碗就呼啦呼啦吃起来，那个鲜美喷香的滋味啊，怎么也吃不够。

有一些人家，是把年猪的边油切成坨坨，直接放入瓦坛坛子，然后撒上盐巴和花椒，一层一层码起来，用高盐保鲜方法贮存，做成腊猪油。

腊猪油比熬化的熟猪油更香！用腊猪油煎鸡蛋、炒白菜、煮面条，口感香味会提升一个层次！

小时候最盼望的是吃荷包蛋下面，一家人分工忙碌，有的择葱，有的烧柴火，有的拿鸡蛋，有的煮面条，狭小的灶房里总萦绕着数不清的快乐。

面条煮好了。灶背后掌勺的母亲就从那个经年的土黄色釉面瓦罐里，用干净的筷子小心翼翼地夹出两块腊油，放入烧热的铁锅里。在铁锅底的压榨下，腊油滋滋作响，油脂的香味和青烟同时冒出，瞬间窜上房梁，露出青瓦片土屋子，家家都能闻到这腊油的香味了，猫儿狗儿都聚集到灶房里来了。

油脂榨尽，大铁锅底便有了小肉黄油和焦黄的油渣儿。将鸡蛋打好放入盛着油水和油渣的锅底，混着蛋香和腊油香的味道再次窜上房梁，露出青瓦片土屋子去了。

如今生活条件好了，人们不做费事的腊猪油了。锅里碗里只有更油腻，没有看不到油星儿的说法了，可我仍然怀念童年那种吃油渣儿的乐趣。

踏雪武陵山

□倪德生

二九霜满地，三九雪纷纷。然而，纵是数九严寒，对于生活在南国都市的人们来说，也是绝少享受到飞雪飘飘的佳境。为了看雪，往往得挑选日子走很远的路程。

武陵山上的雪却很平常，只要山下一场不大的雨，山上必定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。

我们是抱着碰运气的想法上武陵山看雪的。尽管城里的雨已下了两三天，但出城来却是一片阳光灿烂，而且越往山里边走，似乎天气越暖和。渐近武陵山脚，我们几乎就要绝望了：这样的天气，山上会有雪吗？

上武陵山的路是一条蜿蜒崎岖的乡村公路。汽车在崇山峻岭间爬

行，山越高，雾越重，我们已渐渐感觉到脚底的微凉。路边密林中，不时传来轻轻的“滴答”声，仿佛恋人的低语，那是林间迷雾凝结成水珠，从松针上滴落的声音。

不知谁突然惊叫一声：“看，积雪！”满车跃跃欲睡的人们顿时兴奋起来。顺着指点，我望见迷雾飘散的远方山顶有一髻淡淡的积雪。只不过那雪极薄极淡，须仔细才能分辨。看见了积雪，就仿佛是买下了保险，我们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去。

当又有两座高山被我们远远抛下，当走到脚底的时候，积雪已变得很普遍：山顶有白头似的积雪；山腰有花衣似的薄雪；就是公路边也开始出现了时浓时淡的积雪。满山的积雪以高处为厚，哪怕是一块突兀的巨石，

石头上的雪也要比石头下的厚。

到了武陵山国家森林公园，简直就是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了！

第二天，我们去攀公园的主峰大山堡。那是一座海拔近两千米的山峰，也是武陵山旅游度假区的制高点。虽然有盘山的公路通往山顶，但积雪太厚，汽车已不能通行。我们就沿着那屈曲盘旋的公路往山顶踏雪而行。

最初，雪地上人迹斑斑，履痕累累，想必前来踏雪的人还不少。可越往前走，足印就越稀疏。等到半山腰，别说人迹，就是飞鸟的踪迹也没有了，冰雪世界里只有踏雪而行的我们。铺天盖地的雪片无声无息地飘坠，白了头发，白了眉毛，白了睫毛，白了我们的双眼。

背风的山湾处，风不是那么疾，雪也不是那么猛，便能看见路旁的树枝上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冰挂。当高处的冰挂被雪风吹落，掉到矮处的冰挂上，撞出“叮叮当当”的声音，风铃似的煞是好听！此时，最惹眼的要数路旁的那一丛丛红红、红艳艳的身姿仿佛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一个个体态亭亭的红妆少女，让你不得不顾盼流连，情不自禁多看上几眼。

当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，大雪还在纷纷扬扬地飘洒，太阳却露出了红彤彤的笑脸。阳光下的冰雪世界，分外明媚壮观：远山叠叠，雪峰巍巍，闪耀着千万道光。此情此景，岂是蜗居于城市一隅，抑或即使到了山脚却又畏葸不前者可以领略享受的呢？